

# 三色人生

■ 向賢彪

作天涯想。”从冬青树的绿、银杏叶的黄、枫叶的红，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之旅，正是由这三种颜色构成。

绿色，占据生命的重要时段，那是由懵懂走向成熟的阶段。那一年，即将年满18岁的我，选择投笔从戎。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，我和战友们到达黔西一个叫猴子沟的地方。见眼前的山比老家的还要高，我心生悲凉，但很快调整好心态：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要对得起父母和自己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被分配到团报道组。没有现成的营房，老兵带着新兵盖房子。半个月后，我们住进自己盖的新营房，还整治了四周环境，栽种了花草。于是，由衷的感慨飞出我的心灵：“老鹰的家在天空，骏马的家在草原，要问咱工程兵的家在哪儿，在我们辛苦的双手上！”

工程兵成天与泥土、石头打交道。钻山沟、打山洞、埋钢筋、拌水泥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。我们的工作服经年被放炮的烟雾熏染，我们的脸庞、手脚时常被泥浆侵蚀。我们甘于接受艰苦的磨砺，反倒从苦中品咂出甜来。此后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我都以苦为荣、以苦为乐，敢于迎接挑战。

一身戎装半生兵，青春年华献军营。38年的军旅生涯夯实了我人生的基础，成为我一生的荣耀。

金黄色，正是当下时光散发的光泽。对于退休之后的老年时光，有生出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惆怅。在我看来，黄昏也是起航时，老年亦是人生的黄金时期。

退休之后的这些年，我没有为日渐增多的皱纹和暗斑而烦恼，没有被一个“老”字所困扰。晨练、晨读、写作、参加

公益活动……一年下来，书读了不少，文章屡见报端。时有媒体编辑发来微信：“向老师，支持一下，这篇稿子急，能否明天交稿？”“行，我赶一下！”于是，我在书房挑灯夜战，按时交稿。谁说只有青年才拥有金色年华？人到老年，同样能留下闪光的脚印。

而红色，是生命的底色，体现忠诚的情怀。打开泛黄的日记本，我曾写下这样的心声：“参军不为升官发财，不为光耀门面，而是要像董存瑞、黄继光那样，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，像雷锋那样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。”接过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时，一首小诗跃入脑海：“云贵高原莽苍苍，施工火线身许党。转瞬光阴过半百，初心无改志如钢。”

参军之初、入党之时立下的誓言，擦亮了生命的底色，核准了人生的方向。在时时对照、处处反省中，红色基因深植血脉。学习党的创新理论，不断为思想赋能；见贤思齐，把该坚持的坚持好，把该摒弃的摒弃掉，让前行的步伐更轻盈。

陈毅同志诗曰：“伸手摘红叶，我取红透底。”让这透底的“红”成为生命的本色，就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，做到对党忠诚一辈子、为民奉献一辈子。

绿色、金色、红色，乃我的人生三色。绿色已成过往，定格为一幅青春的画、一首奋进的诗；金色正是当下，在新时代的画卷中铺展成一抹耀眼的晚霞；红色贯穿一生，永远是心中不变的情愫、不变的信仰。

## 国防纪事

# 抗日村的记忆

■ 杨玉辰

子要父亲为他打开水，父亲趁打水的大夫，大体了解了炮楼的布局和战壕的一些情况。父亲打回开水没给鬼子喝，先给6个长工解渴。鬼子恼羞成怒，把父亲暴打了一顿。

天黑下来，民夫们还没吃上饭。听得炮楼里鬼子喝酒吆喝正酣，父亲趁机带着长工们逃走。他们一口气跑到县城，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。

几天后，八路军顺利端掉城朗村的炮楼，据说父亲的情报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。

二

马有德，至今让村民念念不忘。他出身雇农，和母亲艰难度日。后来，马有德参加了八路军，第三年就当了连长。

一次，部队从太行山下来，在石家庄休整，距离老家只有40多里。经团长批准，马有德趁夜悄悄赶回家看望母亲。母亲一见儿子的英武模样，喜极而泣。听母亲说城朗村炮楼的鬼子烧杀抢掠、横征暴敛，马有德再也坐不住了。

经过两天的侦察和准备，马有德找来一件大衣穿在身上，装扮成商人，腰间别上手榴弹和手枪，趁着鬼子放松警惕的时机，潜入敌巢。

当天晚上，大雪纷飞。炮楼里，只有留守的4个鬼子在打麻将。炮楼口的哨兵抱着枪支打瞌睡，马有德果断上前一把夺过哨兵的枪，并用枪托把他砸晕。

几个箭步冲上炮楼，马有德将冒烟的手榴弹扔向麻将桌，迅速带上枪支，趁雪夜

赶回部队。

三

抗日战争后期，村里有一位能干的妇救会主任——牛兰。

牛兰勤劳、善良、勇敢。自打当上妇救会主任，她常常不着家，不是贴标语，就是搞家访；不是组织做军鞋，就是动员青年入伍打鬼子。村里青年马过刚刚结婚，就赶上八路军来征兵。可新婚妻子不舍得让马过参军。牛兰听说后，三天两头往马过家里跑。除了讲救国保家的道理，牛兰还教马过的妻子唱抗日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，给她反复讲“母亲教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”的故事。不久，马过的妻子高高兴兴地把丈夫送到了部队。

有一次，鬼子要把一车军用物资送往前线，牛兰得知上级通报的情况后，连夜组织全村妇女和部分男青年，在鬼子必经的土路上挖了一道深沟并做了伪装。后半夜，鬼子的军车开到这里，一下子就陷进深沟。与此同时，牛兰连夜赶到八路军驻地，报告了这一情况。八路军战士赶到现场，俘虏了车上的鬼子，缴获一车药品和被装。

牛兰成了鬼子的“眼中钉”。一天夜里，牛兰只身去村外查哨，被几个汉奸抓住并押送到鬼子驻地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，牛兰毫不妥协，严守秘密。没有人性的鬼子对她严刑拷打，牵着她游街，最后将她残忍杀害……

这正是：抗战胜利八十年，往事历历不能忘。牢记国仇民族恨，强国强军任在肩！

# 爷爷的抗战

■ 于春林

士送饭。爷爷常说：“战士吃了我烙的大饼能解饿，多杀鬼子。”有一次送饭时，路途遥远，爷爷没有手套，拎着饭的右手小指被严重冻伤。家人看着爷爷残缺的右手，心疼得落泪。爷爷却并不以为然：“天太冷了，手不禁冻。以后得保护好这双手，我还要为战士们做饭呢。”

那年腊八，日军小队长带人闯进村子，说要吃席，逼着爷爷做红烧肉。面对杀人不眨眼的鬼子，爷爷满眼怒火，心生一计。爷爷在红烧肉里多加了一勺芥末，辣得鬼子直灌清酒。趁他们醉醺醺地划拳时，后院地窖里的9名抗联伤员就着肉汤吃了药。

有一次，鬼子进村“扫荡”，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，逼问粮食藏在哪儿。危难时刻，爷爷突然抡起炒菜的铁勺，砸向鬼子，村民们一拥而上……抗联战士及时赶来，救了全村人，并用爷爷做饭的那口

铁锅给大家熬了野菜粥。

从此，村民们抗击鬼子的劲头更足了。大家团结起来，利用各种办法和鬼子周旋，通过各种渠道为抗联战士筹集粮食。人们盼望熬过漫长的冬天，盼望着胜利的曙光……

那天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，爷爷用家里最后的一些白面，给全村烙了73张荷叶饼。

爷爷去世时，全村人为他送葬。村里人都说，爷爷做的饭，当年温暖过上百名抗联战士。

听着母亲深情的讲述，我仿佛看见爷爷站在灶台前，用缺指的右手摩挲着锅沿说：“大饼烙好了，该出锅了。”

爷爷的铁锅见证了一个个抗战故事。铁锅浸透了岁月的血汗，映照的何止是人间烟火，更有一名普通中国人骨子里的爱国情怀。

爷爷的手指是1937年冬天给抗联战士送饭时冻掉的。那年冬天，村民们组织起来，偷偷地给山里的抗联战

# 高原牧牛

■ 陈鑫琦

## 军旅点滴

雪山在晨光中醒来，第一缕金辉刚刚吻上峰顶的积雪，尼雅格祖边防连营区的牛圈已经传来动静——12头牦牛喷着白气，蹄子踏在冻土上发出闷响。藏族中士巴桑站在牛群前，一边往手心里哈着热气，一边清点牦牛数量。

这是2024年8月配发到连队的特殊“战友”，那会儿草正绿。它们是巡逻路上的得力助手。连长说，往后除了站岗巡逻，还得学会放牛。

巴桑换上便服，背着干粮和水，踏上放牧的路。当他的吆喝声在山谷间响起，牦牛群便慢慢悠悠地动起来，像一团团流动的墨在苍茫高原上洇开。

最初，这些牦牛生涩，有时撒欢跑起来，尘土扬得老高；有时倔脾气上来，怎么赶都不动。记得那个初秋的午后，一头牦牛突然受惊，领着整个牛群翻过山脊。巴桑在后面追赶，稀薄的空气像砂纸一样磨着他的肺叶，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。等他终于拦住头牛，夕阳已把雪峰染成了玫瑰色。回到连队时，星斗正悬在哨所上空。

“它们也是咱连的兵。”巴桑常说，“只是不会说话。”

让巴桑揪心的，是那头生病的牦牛。那天，他看见它独自落在队伍后面，呆滞的眼睛不断流泪。之后，巴桑开始在放牧间隙埋头看书。一本《牦牛常见病防治》的书页空白处，密密麻麻写满笔记。深夜的学习室里，他用有限的药材反复调配药膏。

给牦牛上药是一件费力的事。巴桑每次要抱住牦牛的头，小心涂抹药膏。起初拒不配合的牦牛，渐渐地温顺起来。当那双眼睛重新泛起琥珀色的光泽时，巴桑如释重负。

冬天说来就来。巴桑常常要踏着齐膝的积雪，把牛群赶到背风的山洼。那里的草被压在雪下，牦牛需要用手蹄刨开雪才能吃到。巴桑就在风雪里站着，等待每一头牦牛填饱肚子。周末休息时，战友劝他歇歇，他摇摇头：“牛饿不得。”

“它们认得我了！”有一天，巴桑高兴地对我说。原来，一头牦牛生产时，他整夜守候在一旁，不慎冻伤了脸颊。第二天放牧时，那头牦牛一直跟在他身后，用头轻轻蹭他的背。

后来，牦牛完全适应了边防连的生活。它们会在草场安静吃草，会在

巡逻队经过时抬头凝望，会在风雪天自觉聚拢成圈，把小牛护在中间。

除夕那天，巴桑特意去牛圈加了草料。回到食堂时，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战友们响亮地跟着唱起来。巴桑碰了碰我的胳膊：“你看，咱们的牦牛也在听呢。”

我往外一看，牛群朝向食堂安静地站着，像在认真地听一场音乐会。在这里，生命与生命之间，达成了一种默契。战士守护边境，牦牛陪着战士——在离天最近的地方，所有的坚守都化成同样的心跳。

风再次吹绿尼雅格祖的草场，第一批上高原的老兵即将轮换下山。连队决定把放牧任务交给新来的战士，巴桑用心地教他们辨识每头牦牛的特性，就像当年老班长教他认巡逻路线上的每个标志物。

最后一天放牧，牦牛在夕阳下安静地吃草，巴桑站在山岗上，望向界碑的方向。他忽然明白，在这片高原上，有些坚守会长成青稞，有些坚守会化作雪山，而他和战友们，坚守，凝成祖国流动的界碑。

有些故事，巴桑想一直说给高原听。他和战友们，坚守，会交给时间证明。

# 母亲头上的雪花

■ 王明洪



铭记历史  
李泉锐篆刻



吾辈自强  
李泉锐篆刻



从军报国  
朱庆宏篆刻

会儿就落满密密麻麻的碎雪花。用手轻轻一拍，那些雪花纷纷落下，我兴奋地喊道：“白发老奶奶又回来了！”

高考结束，我决定报名参军。对于我的选择，母亲没有太多的言语，只是告诉我，天道酬勤，无论干什么都要勤劳。我入伍离家后，姐姐远嫁他乡，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子冷清许多。我知道，自己能给予母亲的温暖微不足道。部队在东北一个边陲小镇，冬季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我时常想起母亲，想起那些年落在她头上的雪花。我一直记得母亲的叮嘱，不怕辛苦，勤于耕耘。对于我的成长进步，母亲乐在心里。

这次休假回家，晚饭后和母亲一起出去散步。寒风萧瑟，天空开始飘落雪花。等我像幼时那样去拍打她头发上的雪花时，发现岁月的痕迹已经永远留在她的根根发丝，再也无法随手一拍就能变回到从前的模样。

假期结束离家时，母亲坚持将我送到村口。我刚走出不远，手机响起，是母亲打来的：“儿子，落雨点了，快把伞打开，别冻着！”挂了电话，我回过头，远远看到母亲站在村口向我招手。茫茫人海，我永远是她最牵挂的孩子。为了让母亲安心，我赶紧把伞撑开，匆匆往车站走去。

我走过的的地方，都有母亲牵挂的目光。她的目光温暖明亮，陪着我走过泥泞、穿过险阻，迎来灿烂的人生。



守 护(剪纸)

张 标作

## 世相一笔

瑰丽的晚霞映红了天边，映红了山峦，也映红了家乡的土地。

黄昏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缕缕炊烟。母亲正在灶台前忙碌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时，母亲总会给我讲起爷爷的故事。

爷爷是一位厨师，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，十里八村的人家遇有红白喜事，都来找爷爷。爷爷有一双巧手，布满老茧。灶台前，他左手握着桑木铲不停地翻炒，农村的宴席就热闹起来。尽管爷爷的右手缺了小指，但并不影响他的好厨艺。

爷爷的手指是1937年冬天给抗联战士送饭时冻掉的。那年冬天，村民们组织起来，偷偷地给山里的抗联战士

送饭。爷爷常说：“战士吃了我烙的大饼能解饿，多杀鬼子。”

有一次送饭时，路途遥远，爷爷没有手套，拎着饭的右手小指被严重冻伤。家人看着爷爷残缺的右手，心疼得落泪。爷爷却并不以为然：“天太冷了，手不禁冻。以后得保护好这双手，我还要为战士们做饭呢。”

那年腊八，日军小队长带人闯进村子，说要吃席，逼着爷爷做红烧肉。面对杀人不眨眼的鬼子，爷爷满眼怒火，心生一计。爷爷在红烧肉里多加了一勺芥末，辣得鬼子直灌清酒。趁他们醉醺醺地划拳时，后院地窖里的9名抗联伤员就着肉汤吃了药。

当天晚上，大雪纷飞。炮楼里，只有留守的4个鬼子在打麻将。炮楼口的哨兵抱着枪支打瞌睡，马有德果断上前一把夺过哨兵的枪，并用枪托把他砸晕。

几个箭步冲上炮楼，马有德将冒烟的手榴弹扔向麻将桌，迅速带上枪支，趁雪夜

回到打谷场，逼问粮食藏在哪儿。危难时刻，爷爷突然抡起炒菜的铁勺，砸向鬼子，村民们一拥而上……抗联战士及时赶来，救了全村人，并用爷爷做饭的那口